

第十六本

卷二十八

藝文中一

21

建疏記序

雜著

卷二十九

藝文中二

30

淳記

卷三十

藝文中三

20

淳序

雜著

嚴州府志

笑廬署

嚴州府志卷二十八 建德縣

藝文 疏記序
雜著

議移州治疏略

唐州 司馬 沈成福

州城俯臨江水先是江臯磽确崎嶇不平展拓無地置州
築城東西南北縱橫纔百餘步城內惟有倉庫刺史宅曹
司官宇自司馬以下及百姓並沿江居住城內更無營立
之所每至夏中江水泛漲浸沒頻年修理夫役極多補整
之間實大勞敝欲求轉移更無去處今歲夏水又湮江岸
崩頽道路斷絕附郭雉山縣置在州東更甚卑下曾經大
水漂失葢藏屋被浸沒一州管三萬餘戶置州西界州西

惟有四鄉其桐廬等縣並在州東水陸兩途二三百里江水險阻已極艱虞加之夏雨暴至進退不能殊爲掣肘桐廬縣令先後三人皆爲赴任上州並遭沒溺言之可痛聞者傷心是以建德等三縣在州東者官人百姓並請移州就建道里稍平輸納租庸沿江甚易空船歸棹遲亦無妨其建德地形高爽當三江之口五縣之中近歲以來未遭水患若許移州治並移雉山縣入州舊城亦得牢固旣益公私不敢隱蔽謹因朝集使登仕郎錄事叅軍張志節奏表以聞輕觸宸嚴伏增戰越

此疏乃永徽三年唐高宗之壬子歲也後州治於神功元

年始徙

於建德

知縣題名記

宋余

植

建德令

綠車青節胙土苴茅紅施碧油建旄授鉞嚴陵其三聖之
始基乎面受二江背負一龍絃歌滿城密依治鎮建德其
六邑之冠冕乎然則縮銅章紆墨綬爲邑長於斯者是不
可以無紀也植學製來此竊謂當今天下每歎無可爲之
邑正以賦輸不均催驅良艱幸而粗可展布又不當忘其
所自來遂由寶祐令君京尹戶侍潛公而下乃爲一碑蓋
公之爲是邦也約供上之所出均田賦之所入一毫不求
多於民民至今利賴之而宰亦藉是多滿去庸冠首刻敬
詔方來使後之縣大夫無忘公意相與守之則是名也流

芳垂榮何啻千百年

建德縣進士登科記

余植

國朝以人文化天下進士得人最盛新定郡自咸平三年
由鄉貢擢進士第首於瀋邑得王君冕自是舉不絕書名
鉅相望惟斯邑爲盛豈非千峯聳翠雙湍瀉玉瑰竒特傑
之觀瀟灑清絕之氣獨萃斯邑乎又得非田范張呂泂宏
演迤之學仁義道德之化首覃及斯邑乎至如抗直節於
東都圮極之餘倡洛學於火德再炎之始又皆斯邑之景
星鳳凰光絢宇宙咸由科目進者也今天子卽位之元年
詔陞藩府遂以邑名其郡粵四年上御集英親策方內之

士植適以墨綬學製斯邑未唱第先默有感焉果而邑人
首以恩貢掇第應益彰也是年斯邑合得四人其三皆比
居於城視他時尤盛顧瞻邑鬢自咸平迄今獨未有題名
以揭斯邑之偉觀殆非所以表列前修興起斯文者也植
茲幸書滿輒採舊文攻石而書之斯邑士氣夙醕文風寢
盛方來者尚源源也且闕以俟續書俾後之觀者自其登
名以要其遠業之所到知斯邑有人如此則是記豈徒然
哉

救荒記

黃宗仁

士大夫有民有社得常相安於豐年樂歲間非至幸歟天

運靡常凶饑代有載攷史籍賑乏者亦多術矣大畧不過
發公廩致販商分私積皆因其有爾苟無焉計安出哉山
多田少吾郡爲甚建邑爲尤甚歲登甲戶無餘粟中產不
足伏臘農可知已仰於隣邑仰於隣郡樵蕪而仰於京師
小歉則直倍他土勢也然射利者趨之民猶免於葶咸淳
二年丙寅夏水易陵谷未幾而旱方數千里凡建民所仰
之地率自救弗贍顆粒無從至明年春乃擣烏昧採蕪菁
至又屑山木之膚以爲食形鵠載塗令尹信安趙公與檜
戚戚不遑甯曰民饑乃爾發廩乎曰無招商乎曰無勸分
乎曰無幾束手矣幸先是朝廷科糶豐儲倉米於郡乃捐

俸回糴二百斛率鄉都哀助以濟疾苦矜獨之不聊生者
又曰濟有限也則貸楮爲之祈哀請命乞糴於朝忱辭感
動廟堂惻然與憫仍撥豐儲米一萬斛優其直以賑之暨
至曲防諄戒無勺合不粒饑民之腹迄事而麥已秋田里
翕然舉首加額曰恩哉尹之生我民也異乎彼之因其有
者矣鄉之任事者有黃君炳文謀於衆時同被委者徐夢
得李子竒喻子勲何權何自敬何一之蔣開張大明唐景
堯許汝弼方蘭孫許萬鍾洪榮祖洪友龍劉光祖倪在鈞
邵大中徐安國馮應得錢東陳大林周文中陳化龍葉英
發洪奎英凡二十有六人曰尹真無負新天子撫字之寄

者其事視古人爲尤難將紀以示民之不能忘忽郡卒騷
動火民居連譙犴城且傾動尹一言帖然以居未幾特旨
就擢貳郡衆益歎服曰此豈聲音笑貌能爲哉乃叙其顛
末屬於余余昨守尹之鄉聞其先民靜齋得祿皆崇倣文
正范公遺意創義田以賙族之貧冠婚喪葬給有差里或
饑賑施無靳色尹善繼有加焉感而服者衆矣故其鄉民
兩弄兵皆相戒不忍犯宜政行斯邑若是卓卓也積而大
之豈止一鄉一邑蒙其澤哉於是乎書

經界圖籍序

宋 潛說友

紹熙經界距淳熙未久圖籍已多散失且嘗詔漕臣督州

縣補葺之則自淳熙至今日其弊又可知已豪右詭名規
避姦胥舞文變易賦額銷蝕豈惟嚴陵哉寶祐戊午版曹
始用舊額徵諸郡太守告院謝公諭於衆曰有土此有財
固也泛以舊額責之縣則產去稅存者其奚堪毋已則按
經界之舊而修明之乎亟聞於上玉音俞之說友學製附
庸奉行唯謹遂詢僉謀賓鄉望嚴選任會不期月而九鄉
二十一都各以其籍來上廼視鄉分廣狹計物力多寡裁
其溢而覈其虧因其輕而革其重不底於均不止於是舊
額無損新征頓輕義役成規藉以息民詞科買均配藉以
應上命宿奸老蠹旣爲之風灑雪滌而數十年之苦於白

輸者脫然如沉疴去體聖君賢太守之賜不其大哉旣成
父老請以等則餒諸梓俾勿壞用畧叙其梗概朱文公曰
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至哉言乎潤澤而推廣之尚有望
於來者開慶己未良月旣望宣教郎特差知嚴州建德縣
主管勸農事兼軍政潛說友序

新建儒學記

明陸樹聲

建德有學舊矣在宋嘉定間改入城國朝增置拆拓然
地勢庳迺不稱考卜非良士久弗達吏議改作未遑稍即
其舊加飭焉歲甲子周侯望來守郡始行邑周覽學舍合
師生以議侯曰舊不可仍也其革而圖諸度地於胥山原

者踰年弗得丙寅適子弟樹德以郡推至侯與規度得地
於建安山之廣原審方面勢則龍山馬目拱揖迎峙歛發
二江邈迤合流麗譙直其左澄湖橫其前侯曰是吉壤也
匪是莫良於遷會分守參政江公珍行部至侯入告謀旣
叶侯率其僚捐俸餘出公帑之羨鳩工庀材士民有樂輸
資力以助者工始於丙寅冬十月至丁卯六月先師廟成
侯合師生舍菜以告是秋邑士舉於鄉者一人已周侯遷
去戈侯九疇來代加意學校踵前之規經畫其所未至者
於是廟宇堂廡祠亭齋閣門廬廨舍以次鼎新展其前爲
路者延袤二百餘丈立仰聖坊梁於湖之上樹德嘗經始

其議者使來請記予惟教學之義士習聞之然鮮有究其
要領者夫古之造士者羣之於學校其教之必以六德六
行六藝迨其學成而命官也則又以三德六德異其等蓋
內以修之已外以施之人者不越乎道德仁義而已盡天
下國家之用故其誦說辨論以服習其教者非以善口耳
也以修之已也服官從政以行其學焉者非以徼利達也
以施之人也故古者學術一而道德同俗化美其始則在
上者寓鼓舞振作而士自得於感勵興起由其政教之立
以及俗化之成各得於志氣之流通而非徒假章程以事
於外者此之謂要領而後世泥詞章者或階以進取視爲

徼利達之具而高談遠大者則以資口耳而鮮致用之實
其去要領一也迺若諉於章程之弗設規制之弗備而他
求焉者則又下矣建德嚴屬邑也嚴之爲郡以子陵而重
世知子陵高不仕之節而不知懷仁輔義所以告侯君房
者斯言其要領矣夫士窮則懷仁義以行已達則懷仁義
以輔時舍是有他道哉今去子陵千有餘年其高風峻節
照映宇內卽聞其風者雖頑懦皆有興起而況其故土乎
況士嘗學問素講於仁義之說者乎有不興起焉者寡矣
然則教學之義其將他求與夫考基圖辨方位以審建置
者有司新學之事也嚴章程謹迺作高踰往哲以風勵儒

生此司政教者之職也予往在國學期與學官儒生申明
教義顧寡陋無以興起之迺今見邦大夫之賢幸士之得
生是邦以興起之也故因戈侯之請不辭而記之

卯巽二峯建塔記

明
胡宗憲總制

地理之說有諸曰仰觀俯察而知幽明之故其理蓋具於
易焉後世堪輿家往往沿其理以神其說而卒亦未嘗不
驗爲巖之說者曰卯巽二峯重建塔狀元從此冠羣英蓋
巖以烏龍爲鎮峻嶒雄峙盤踞百餘里折而東雙峯矗起
是爲卯方其馬目山蜿蜒自西南來昂伏攢蹙駐於南山
是爲巽方徽婺二水紆徐縈迴繞卯巽而東之卯於先天

位爲離離異相薄二塔並聳則形勢全而靈光煥其文明之象乎是故宋自淳熙間詹公駉以文學魁天下而方蛟峰先生遂繼響焉明興商素菴先生自賓貢上春官對大廷皆哀然爲多士魁三元之名重天下迄今文物不殊科第若縮議者咸諉於二塔之圯嘉靖丙午方伯文峰俞公以致政家居乃謀於士民以圖重建士民咸欣然戶相裒以協役旣而以其故告諸藩臬守令亦靡不慨然出贖金以佐之卯塔經始於丁未之元日告成於戊申五月越六日辛未巽峰復肇工拓基程物計日亦可底績萃淑迓休斯其一占矣適予以事至嚴俞公乃率郡縣庠生馬

致通王子元張世華俞貢俞瀉等具疏再拜徵記於予辭
弗獲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
之於人矣予往集諸生而試其文率布體摘華敷腴有則
輒歎其爲山川之秀治世之徵也卽雖鬱然若縮能弗有
待而興今夫榿柟松栢之產也栽培畜結澍之雨露累之
歲月而後明堂之棟清廟之楹出焉其積久故其用可宏
也自素菴以來風氣凝積已有年厚儲秀發不占可知奚
俟於建塔而驗耶夫建塔之驗不驗未可測而文峰之心
則甚盛人情感斯興期斯趨有所諉斯怠塔之圯夫猶可
諉也塔之建其將何以副乃父兄之所期也感於中惕於

慮將日趨於勤以期宏所用機動而事起人勝而天定振
三元之芳聲者自彬彬然踵相接矣雖然狀元之榮榮以
人也而克盡其元爲難元也者天之德善之長也人人有
於已耳知行並進內外一誠可上可下而且能以美利利
天下體元之至也是故講道石峽在蛟峰不爲約訐謨館
閣在素菴不爲泰皆能以其身幹萬世之元氣而不徒以
狀元侈一時之溫飽典型豈遠乎哉若乃志之怠焉而妄
意於杳冥及數之我值也而改錯於阿狗是自棄其元者
也豈惟殞前修之光抑亦貽山靈之誚爾諸生其念之哉
俞公率諸生咸再拜謝曰命之矣謹記

國朝

周宣靈王廟碑記

錢廣居 郡守

按神周姓繆宣名臨安新城縣太平里人也生宋淳熙戊申歲三月四日母汪氏夢九龍吐水浴身及覺異香滿室遂降生焉父名榮母三歲失乳父亦隨逝神天性孝友事繼母撫二弟備極孝愛初名雄以雄音隣榮恐干父諱改名繆宣年二十三見家道不支母弟無以養棄學就賈攜資客於姑蘇之六沙村投轄金六金七舍人家三載忽夢母病卽治裝歸金氏昆弟畱不克隨置椒數斛及抵家母氣將絕對天泣

祝願以身代許肉身燈願母得復痊神少時受仙指
大數四九但默識於心不令母知恐傷母心也一日
母謂神曰婚嫁大禮盍議婚爲宗祧計神以數有所
限婉謝曰兒婚當在三十七早則非宜尋往省脫貨
值省災疫非椒不治粒椒粒金活人數萬未半月馳
回遂身點肉燈以酬前願事畢辭母往衢母仍諭婚
事復以前言對遂以餘資分兩弟竟抵衢寓武源村
販木厯四春秋發木抵杭值火災木倍售遂攜金回
省母爲兩弟治田庄數處自此家道充盈家居半載
忽辭母復欲客衢母詢歸期跽對曰此去恐歸期不

可預定乃囑兩弟善奉母畱戀悽惻遂復之武源置
木適三衢不雨山澗斷流往土祇廟卜不得雨拂衣
而出忽回視見泥神隨後以手相招神心動知數止
此矣欲急回見母乃舍舟而徒至鷓鴣灘失足墮水
頃刻巨浪層翻猛若蛟龍起伏神卽脫化溯波而上
至衢城水亭門外浮沉不定有識者曰此臨安周郎
也少有異徵果能上感天心下垂照應當分別香臭
各三日語畢暮聞數十里閱三日而香者臭矣一時
驚異建廟塑像崇祀於衢城之西有童子二人願捨
身從侍舟子胡伯二亦身殉焉同享廟祀臨安有客

衢者歸悉其狀於母母奔衢詣廟祝曰果係吾兒當
不受拜欲下拜膝未抵地而法身起立手指皆豎頭
卽左顧宛若目不忍視狀母扶襯歸不移晷已抵新
城構墓於縣西方家塢是年神正三十有六果應四
九之說乃嘉定癸未歲也端平元年大封神得贈廣
平侯嘉熙二年國母患乳神卽代醫人投劑立效帝
問姓名神曰我浙西周繆宣也言罷不見帝異之遣
使於浙西廉得實嘉其能孝於親忠於國於淳祐元
年秋勅封神護國廣平正烈周宣靈王延祐二年睦
郡旱潦藉神庇蔭得錫平康士民遂立廟於澄清門

內自元厯今三百餘年禦災卹難不可枚舉當

國初鼎革時兵馬焚集嚴民惶惶詣神求卜以決行
止賜籤箬喻以靜安動危之指其信而守於家者得
保故業疑而徙者半受剽掠丙戌三月殘兵拆城毀
屋月光之下見神紅衣金幘在城南往來指顧迨五
月二十八忽傳大兵渡江兵馬奔潰地方保以無患
記云能禦災則祀能捍患則祀神之謂歟今嚴郡士
庶建殿祀神之父母以完神純孝心事并以報祐庇
之恩於永久故爲記

重修建德縣學碑記

趙大鯨

杭州

天子廣教澤重師儒頒訓飭之文慎學官之職自京師國
學以及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郁郁彬彬豈不盛
哉然而一鄉一邑之間鮮有維持而振復之者吏視
一官如傳舍而人民又相率蹈常襲故莫爲之先其
曷克用勸也夫人才不擇地而生而學校不可一日
亡於天下顧其興也必有魁奇絕特之士應運而起
而其衰也亦必有所以致此之漸今觀建邑學官可
以感矣方其始之遷於建安山也前明太守周公鼎
新之其爲堂筵齋講櫺星戟門各彷彿舊制邑人思其
澤旁構一屋祀之爾時賢書久闕矣自改置學宮後

才哲之舉於鄉者鵲起蟬聯垂二百餘年迄於今登
選者不數見而學校亦因以頽廢松陵胡公士圻來
宰是邑甫下車謁先聖廟慨然傷茂草之鞠旣勸諸
紳士各量力飲助有不足悉取償於公之薪俸并令
邑庠生喻懋烈等督工襄理焉期年而竣廻思向者
周公之剏造丹雘煥然殆有過之夫人情莫不欲善
卽一橋一寺有鼓舞倡率之者鮮不集事而奏功况
於學校之大爲造就人才之地哉然則周公始之胡
公繼之踵事相仍贊文治之隆彰作人之化可謂知
所先務矣宜邑人之思我賢宰亦將以祀周公者祀

之也異時英傑挺生科名接跡孰非戴公之德而食
公之報者耶余故樂書之以告來者

重建宣靈廟記

吳謙誌

吾郡之祀周王也舊矣向聞諸父老曰神之最顯著
者莫如宣威橋之廟蓋今之三元橋卽昔之宣威橋
也以商文毅公大魁天下建坊廟左因易今名前郡
守錢公記云宋延祐二年余郡旱潦藉神庇蔭得錫
平康士民遂立廟於此經今五百餘年矣憶余爲諸
生時肄業文淵書院晨夕由茲往來每謂此廟地乘
府治龍脈惜其卑隘若大而新之與西北隅之奎閣

遙相對峙不第係一郡觀瞻更足起人文之瑞素有
志焉而未逮庚午春予親友沈逢原饒鼎元夏嵩年
柴嘉儒陳遐年柴嘉祝馬自張柴式鉦田藍王大朋
等十有餘人約同里而謀曰橋梁道路王政之大端
祀典神祇立國之大事自前朝岐陽王改築新城斯
廟適居郡城孔道且前殿爲朔望宣講

聖諭祈求雨澤之區年遠廟古盍更新之輿情莫不踴躍
各書姓名捐金於簿鳩工庀材越四寒暑至癸酉訖
工更購民舍創偏殿於廟側以爲官廳客座高閣周
建長廊四起昔之所謂隘者廣矣卑者崇矣閭汶者

軒豁矣樸陋者丹雘矣四方人士咸稱斯廟爲合郡
冠余宦繫於閩不獲躬任其勞心喜夙昔未酬之志
得同事而力新之俾華彩煥爛孔安且固是神之宣
靈於吾郡者歷久彌顯而廟貌之鼎新於此日者昭
事惟虔用捐俸金以勳盛舉至於神之生而孝友沒
顯忠靈護國佑民禦災捍患悉載錢碑無庸余記

建昌山金元七總管廟記

胡書源 山陰

蓋聞人之至者謂之神神之顯者謂之靈是故匿神
弗靈匪靈曷神而吾謂相厥攸居考卜未稱則神將
曜靈而靈或有待異哉神莫神於建昌山之神而靈

亦莫靈於建昌山之神之靈也山肇脈烏龍從東北
迤邐直走西南蜿蜒磅礴爲郡城右臂面迎婺歙江
流奔騰而下潑洄環灌滙成深潭尤淵涵不可測洵
乎地鍾其靈宜爲明神之所宅也相傳宋時洪水泛
溢遙見山巔有老翁操彗掃河水立涸事聞因卽山
建龍王廟賜額順濟旱禱亦輒驗或曰潭有神龍居
之其卽是歟後有七總管者南宋時人籍隸姑蘇姓
金氏名鑛生有靈異幼卽爲神元以功封利濟侯三
吳廟祀甚盛明李文忠平睦寇忽見兵仗旌旄擁護
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上其事封海潮王

久之謀徙祠請神於馬上下址遂駐跡順濟廟中屹
焉山立不爲動噫洵異矣豈神固有靈必擇地以祠
耶抑靈鍾於地匪神莫稱耶前明兩度修祠雖壽貞
珉而神之里居姓氏闕焉不載觀者惜如或多遺憾

本朝

敕封隨糧王雍正二年諸商民善信踴躍捐資葺新舊宇
而里人余憲光孫正萼蔡九思周宗聖等糾工董役
贊襄厥事僉奉龍王於後殿竟稱七總管廟而聲靈
益顯矣迄今風濤鼓盪湍迴溜駛上下游檣買舶怪
惑狂呼一誦神號靡弗浪靜颺恬坦坦若履平地豈

非神之靈威感無不應有呼吸而卽通者哉予於癸酉課講嚴陵耳熟都人士津津齒頰者舊矣茲太守吳公適委校乘之役爰徵諸見聞而爲敘之者如此若夫綺欄危閣元峙晴空而谿爲山花紛綸作態爲游觀別增一勝槩則又聽諸好事者之攬蒐而神以地靈地以神靈或亦福

國佑民者之所弗禁也夫

畱耕莊記

陳熙績

吾嚴山高水長形勝爲浙東冠子陵吳喜輩率皆寄跡於此自唐杜牧有溪山最可憐之句是以往來者

多留覽不置云而城南之棋枰山爲更勝山下石壁
嶄然俯瞰大江漁舟如鴨翼比泳游旅客風颿下上
不絕其對涯爲白鳩鄉予先人結茅屋數楹于斯額
曰留耕後圃有竹若屏予每披荆露石坐卧其間淅
瀝竹風煩襟頓洗因就竹_之北構數椽狀如小艇
東望平疇數頃麥浪禾風勢欲浮屋別有一點蒼翠
罨几案間則橘山之橫其東北也凭欄左顧隣家松
竹與宅畔蕉柳鬱然相接由軒而南築小閣閣外梅
數十本花色相間踈影暗香不數孤山庾嶺爾時登
高俯眺恍有出塵之想梅花盡處則天桃文杏薔薇

月季芍藥海棠之屬互相掩映按候着花自可當山
中厯也近砌繚以周垣規其隙翼然而亭亭畔有池
池畜游鱗當荷淨納涼作碧筒飲興復不淺若夫玉
蓉含露籬菊報秋又爲築場納稼時助一爽致云至
嚴寒木落滕六飛花策蹇刺船隨意所適莊中四時
之景大畧如是居山中惟與騷人逸士相徃還花晨
月夕野簌村釀一斗醉一石亦醉也客有知音者令
小奚絲竹和之花影杯前松風杖底亦足佐耳輪供
養更作一釣艇每遇風清月朗半載琴書兼攜花醞
鼓楫于石壁上下回顧山莊林蔭鳥聲另具一天景

色興盡而返則闔門高卧如置此身于羲皇世矣嗟
乎河陽金谷子薄其奢清夜西園子非其匹唯是因
地隨時陶情于山水花木間以消磨歲月何復問人
間世哉偶得餘暇則與田夫野叟涼竹簟之暑風曝
茆簷之冬日以無負我先人遺業是則留耕之意也
若謂放情山水欲追踪于子陵吳喜輩則吾豈敢

贈僉事道吳瑜傳

桑調元

公姓吳諱瑜字美玉建德人性肫摯事親竭力至勞
苦不使親知之兄弟怡怡羣從三十人均愛如手足
年饑助賑視力所能爲不之吝又爲粥于里中餓者

來繩繩手操瓢以食聲不嗟而容有頽平居人有急
傾箱倒庋率以爲常自奉極儉約冬一裘夏一葛不
渝儒素風子謙誌令榮澤奉歸清俸百金以壽公公
曰吾誠知此金潔白顧吾家居粗足娛老汝倖沾寸
祿曷將此金買田營膳孤貧以廣

皇仁乎亟封還之至今邑之被恩者感頌不去口從祖無
子生事葬祭具得禮所親張拱三者義不就人一飯
食于公二十年沒葬于家塋側屬子孫無缺祀人尤
以爲難壽六十有九生兩受封晉贈僉事道如子官

乾隆十一年

詔祀於鄉調元曰吾聞古有義烈區明須就謝仁祖索食者公能使所親安之終身邛隴亦得所依非獨公長者乃其所親亦誼士也家法綿延俗日以淳龐豈猶不古若與

重築東西湖壩序

何士錦

邑人

巖城方九里扼山川之勝枕龍岡面馬目兩峯插天東西湖廻環左右築堤引水逆流而西宋地師吳景鸞所謂玉帶水明清溪令吳天洪所云復引東湖上御街是也曩巍科顯仕六邑繽紛最著者如文毅三元文敏解會科名事業炳耀千古明萬曆四十五年

太守華敦復濬湖而深之開府秉鈞掌省司銓前後
踵出不可謂非兩湖毓秀所致也

大清鼎興諸名勝猶存而兩壩崩隕水分八字三十年間
科第罕繼前哲筮仕未膺崇秩豈其有如形家所謂
地脉未修故人文不振歟壬子歲余以行人假歸督
兒輩與同學諸子相爲砥礪見諸子磊落多英私心
竊喜期是科必有奪魁解者及試畢榜發六邑仍然
敗北余始疑人文不振由地脉不修之說未可盡非
也爰進諸子於庭而商榷之諸子慚垂翅于回谿思
澠池之奮翼首建修壩通湖議余乃籲之郡守梁公

邑尹項公咸喜溢顏色捐俸爲士民倡余與各紳亦相率鼓舞諸子乃先樂輸且持簿勸募凡我郡中輸粟輸金者悉銖斂錙收共勦厥美經始于壬子季冬垂成於癸丑季春甫三月而兩壩告竣數十年淤塞一旦開通時卽有馬君天選王君齡昌之捷適符其會焉而形家之說幾令人欲不信而不可得者然余思之人文與地脈各操其柄有志之士以人靈地不以地靈人嗣有繼馬君王君而起者炳蔚未艾行將姚商事業復見於今日此余與諸子砥礪初心也若徒乞靈於山川則引東湖上御街未嘗預爲馬君王

君卜也奚必獨鍾靈于二君哉爰書其顛末勒於貞
珉以爲後來有志者勸

壬戌水患紀實

陳元銘

嚴郡居萬山之中地勢爲最高而徃徃受水之患者
何以故蓋由省會視嚴陵則據浙西之上游而形居
其亢自新安視嚴陵則爲休歛之下臂而形處乎卑
此西港水所由來也而南復爲八閩三衢之門戶金
華澱江之水盡會於城東二水合而放乎七里之瀧
兩山對峙如屏旁無所瀉單懸一線如喉吞不及吐
是以逆流而上汎濫懷襄顧或有西港之水而無橫

港以阻之則猶未至於浸淫也。惟西有奔溢之勢而南復狂瀾澎湃以益其怒。由是衝逸排擊之患。往往中於城市。汜濫民居。然其小者不過及階而止。大或四五尺。或更數歲而一遇。從未有如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七夜之水之大且怪也。其水迅發人不及措手。足故曰怪也。或曰元至正年間洪水橫流。指拱辰門外石亭以爲証。而碑文磨滅多不可攷。惟明天啓元年辛酉大水。四年甲子又大水。居民於世。桂史坊上兩題其處。曰天啓某年某月水至此。今其迹尚有存者。茲則過原刻字處。直平石坊橫梁矣。右營都司

馬君復刻石以記噫此一水也北至府治麗譙下而東西與南則無地非水也水勢洶湧人心旁皇暴露乏食或避城上或避縣學署以及高阜處而避府城隍廟者爲最多始於十七退于二十一日上而城郭公解崩頽下而居民廬舍傾圮若城外沿溪一帶漂沒不可勝數至四鄉衝壞田地碾碣徒蕩古穴攢墓更有不忍言者噫此甲子後未有之天災也洪水甫退復有六月初大於斯水之謠果於六月初一日淫雨連綿至初五則自辰至午晨昏不辨水勢洶湧似倍於前而人心旁皇亦倍於前居民褰裳跣足而求

避亦更倍於前。嗚呼！痛定思痛，情已不堪。况復痛乎？幸郡伯任公編筏救溺者，煮粥療饑，且平糶，以便民。至次年秋熟乃止。又邑侯戚公爲民請命，申詳各憲，繪圖入告，俾士民實沾。

朝廷蠲租之惠者，郡邑大夫力也。夫水天下之大利大害

也。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畏之則爲害，資之則爲

利。而嚴陵斗大一城，山潦驟至，易盈易涸，聚之無可

聚，散之無可散。畏之則疾如仇讐，資之則求而弗得，

未可與東南水利。可以疏濬，可以淳溜，可以灌溉者，

同年而語也。是在留心民社者，求其瘼，救其災，審其

所患恤其所無，斯有大利而無小害耳。且從來未有一歲兩次大水入城者。宋形家吳景鸞記云：一年兩水進城，須防火盜，而橫港直冲東館，似乎吳水上堂。記云：卯與二方重建塔，狀元從此冠羣英。今雖未能建塔，而吳水上冲亦文明之象也。將來必有瑞應，記以爲驗云。

嚴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淳安縣

藝文記

河溪徐氏春濡堂記

宋方逢辰

邑之西五經徐氏一門科甲構堂於居寢之正以爲尊親睦族之所問名於予予爲之名曰春濡復請申其義以教其族屬及其子若孫俾勿忘予深感其事而然其請爲之言曰自有天地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人有是人則有是心天地於人一氣也人於祖宗族屬一氣也天地之氣無時而不流行則人於一心亦無時而不流通也又豈以往來者爲存亡哉傳曰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思人心於親無時而不思也必雨露之濡而後見怵惕
之思者何也氣之著見莫先於春而雨露又其形著者也
是故春者天地之仁也而怵惕者人心之仁也生之滕下
一氣之通喘息呼吸無所不至則是心之發又甯待雨露
之濡而後見哉然感物而動則油然而生自有不能已者
春濡之澤滋榮生長無物不然然則吾之身獨何自而來
哉族屬本一氣也氣脈本一身也推一身之所自來原一
氣之所由聚是則爲人者何獨無是心哉見雨露之濡而
思感物而動者也不待雨露之濡而無時不思者終身之
慕也有是心者豈不悚然惕然於此乎故爲之記以授徐

氏之子從吾遊者使歸告其伯父伯兄附之祖廟云

月夜遊南山記

錢時

渡浮梁而西巋然崱嶭乎江渚曰南山賀城之奇觀也而
夜月尤奇丙戌辜月望前三日宿舟其下嘉禾許正甫標
樵二子從予往遊焉遡沙觜沿陂陀繚山腰厯嶽峯磔卓
峭刻爲巖爲竇千態萬狀層累而起首闖肩差螺疊雲擁
若抱甕若垂瓠若頽領斷齶吁然乎路隅寒影零亂月在
林杪風湍台逕流波躍金老木樛枝岸江離立龍蛇天矯
攫攫欲飛又西遡轉嶇巉峭壁切徑側立苔蘚斑駁如雪
灑空有缺中斷容兩柱許肖像其間縞衣青巾如世相傳

所謂呂仙者益迤邐而上景益勝相顧歎賞躋攀力兩股
不暇疲少折而東有亭四柱曰物外俯瞰城邑低橫江面
燈火溟濛出霧靄中市聲杳泐與漁歌相雜鼓吹上下乍
有乍無從亭隅復折而西兩山相束如盤有犬吠聲有香
肅然隨谷風出路益險絕老兵推之乃得進夜既久不復
叩扃問何如人矣明日命樵作圖標詩正甫序而老者爲
之記邑人錢時識

小金山記

洪揚祖

余旣作錦溪賦畧及小金山之勝未悉也山居水中象金山故以是名遜其大而自處以小謙也拳然塊石偃仰波

濤吞吐烟雲面面涵碧一面稍狹可濟溢則航焉幸而涸
則揭若厲躋攀以升餘百步乃及巔梵宇巋然修竹環之
半隱半見獨鐘樓佛閣層出其杪屋雖古軒楹曲折皆幽
迥可愛簷之外崎嶇二百步匯於重淵可以登舟水石之
際怪奇萬狀非舟莫見也漁者言其下嶽巖甚莫測其極
蓋龍宮云子家萬山窟未及過京口不知金山之勝果何
如僧住鑒光人行鼇背此固與彼等矣若曰長江浩浩驚
濤拍天彼雖以曠達自詫決不如此清且麗也矧夫輸奇
數秀拱一山於澄清萬頃顧盼皆偉觀乎蓋其東則環西
洲也洲附邑郭平坦如掌環列諸峰若揖市廛錯落彷彿

出薨棟其西則錦溪也溪當上流一派如藍儒家仕族聚
居江上巖峰千仞奕奕助秀特北有茂林崇巒氣雄勢止
冷泉泠泠直其面而淙焉其背則負大麓蒼厓巉然胍理
略與山相協宛然快劍斫而殊之緣麓有磴以登石峒峒
有三其一高不可到二皆可到胡床十數憩者當暑凜入
神骨右旋十數步號龜石灘灘有大石如龜類游而將升
於岸者步履翩翩探尋略飫返乎樓閣而休焉則千里之
景萃於一覽時當仲春錦江對鏡梨白勝雪西洲一株紅
桃敵繡左璀璨右燦與遊者衣冠相照映乃若林巒之幽泉
之潔麓之高岸之瘦峒之邃龜石之怪則四時等一清古

榮悴不變如我心事試以是詫於金山彼將官然喪其有
矣而容可以自小乎故悉記之他日掀髯而起擊楫中流
絕楊子而北首將持此記一較其大小云

三潭記

錢時

涇安之西百里有三潭焉在崇岡僻嶠極深處源出昱嶺
至是始析而東瀉瀑垂斗絕瀦而爲潭連三垂瀑而三潭
高下相比上者可一畝居中者尤大而其下則又差小傍
崖石圓拱口收而腹衍如釜勢束乎兩山之間傾注瀆洞
聲振林麓路臨其上撼撼欲浮然而寒碧淵澄波紋不動
聞之故老嘗有輪麻縷垂石下測之者盡一輪莫竟其底

中潭之涯則小山孤起有古祠出蒼烟老木間下有巖穴
容數十輩水溢東出淙淙從亂石中流去道左石側立過
者颼颼作松風聲曰響石又數十百步兩厓對峙如堵牆
水流其間宛若門闕過上多怪石其掣然作手形者曰仙
人掌三潭之別源當合富流漿二水之衝有石柱尤奇方
廣三丈許從澗底挺然拔起者幾七十尋上下相直不偏
倚蟠松壽蔓天矯石斜嗚呼異哉

新亭記

呂人龍

淳祐元年融堂先生歸自史館盡出蜀阜之奇而揭之亭
明年竣事某侍先生歷登焉入門竹蕭蕭爽迥迥人坡陀

而上不數步便覺清風有披我塵外意亦可少駐以自慰
曰亦亭從亦亭而上折而東去又西南躋以至山椒修篁
萬箇環幽齋數十重曰敬止敬止之西勢隆然中起爲一
山最高處亭八柱冠冕其上曰巋然先是敬止誅茅立木
慈湖先生名之遺墨在壁間禹曰安汝止文王曰於緝熙
敬止誦慈湖壁間所書覺禹之爲禹文王之爲文王洋洋
乎如在其上也巋然高曠而洞乎八達某問所以名先生
曰先聖答子張之問明備如此不可重下注脚一笑而起
又西去數武有大櫟可數十圍高不知幾千尺勢薄霄漢
方茂而未老也古梅數株澹然離立花時而往猶竦然敬

愛想綠陰覆地鳴禽上下之時使人戀戀不忍去亦可亭
矣曰可亭出可亭轉西路達山隱隱然坡翁之舊隱也有
詩五章先生後名達觀堂對峙名此山堂蜀阜佳境至此
盡矣登山之履自此止矣此山堂後牆門兩柱見者知其
爲出境岐道左闢雙扉則見大舟軒然勢欲飛動噫此非
傅巖之舟乎不然涼秋八月將乘此問銀河路取支機石
乎胡爲無人呼渡盡日自橫也自亦亭至山隱大抵皆竹
木森然左右蔽虧惟此亭浮空外寄招引別山西南當空
一望數十里對面有山凝然默與主相拱揖先生自謂尤
愛此吟咏方殷特號野翁吟亭而下轉山脊歷牧莊抵月

池徘徊詠歸亭。晡晚乃憩。廣塾窮日之力。樂而忘歸。是時
憲使郡侯方交書招先生出。嗚呼。有山如此。宜先生之未
暇也。今夫世之役一民。試一吏。翩然入仕者。得如亦亭之
高出塵外者乎。青衫白髮。老死州縣下僚者。不可勝數。其
有艱難屈折。致身遂密。顯志高明。百千萬億。而無一二官
高。則身危望重。則勢逼。得如敬止。歸然之樂處。其上乎。青
冥垂翅。便爲蹭蹬。方之可亭。吾未見其可也。而况去天益
遠。如弗克堪。奚有於達觀野翁。吟懸隔萬里。愁鎖天涯。視
詠歸之詠。廣塾之廣。又何如哉。語未竟。先生欣然而笑。雖
然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孟子慕孔子周流憂世。方今

明天子側席求助者垂二十載而屯難蹇塞外則強隣虎
噬蕩搖我邊疆內則賊吏蠶食魚肉吾赤子回百川起九
死將非其人不可敢招諸亭而歷告之曰未可以固我先
生也又再拜告於先生曰未可以遁我生靈也先生默然
不荅後五日次第其詞爲記

天邊風露樓記

方逢辰

乙卯之冬十月旣望余自館職言事不合以歸友人盧登
父上春官就坐囑予記山樓顛末余方入林而登父將發
軻請因扁樓之義共商之宇宙間一氣耳掀簸萬物莫勁
乎風此天地之至剛汎濯垓壤莫澤乎露此天地之至潔

故風露氣之清以任者也。省翹蠕與以纖高下莫不乘是以生以潛以動以華以實。故受氣之不剛不潔者爲朝菌爲秋蒲爲糞蠅爲裊蝨人亦然。貢薛韋匡用之固葩華闕庭而熟視諸賢駢首刀鋸束頸栗股於刑餘之掌握醞成漢鼎易姓之禍。君子貶其孱柳宗元劉禹錫元微之輩非不文彩煥爛而比之匪人不辨芳臭萬世穢之信。越平布拔荆棘立赤幟而頑鈍無恥似任而不清。西晉之士揜鼻富貴芥視六合而無能爲中原取一塊土似清而不任三代而下何寥寥乎。我思伯夷伊尹喜之慕之孟軻氏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雖然軻特區別而言之。夷尹易地

一也登父屋於溪山境樓曰天邊風露白雲趙漢宗扁也
風乎露乎取二氣之剛且潔乎陟而俯之四望峒堯鬱乎
蒼蒼面浸寒碧蛟宅驪窟樓之偉觀也左册右弦積牀牙
細鉅公名人走筆龍蛇樓之貯珍也笠樵入林斧烟丁丁
謳漁泊艇爍月熒熒樓之朝昏也柘洲春藍菘町夏甲圃
秋橋霜坡冬梅雪樓之四時也其人如玉人醉我醒踞吟
風濤已重物輕樓之主賓也斯主斯賓歷覽四時徜徉朝
暮挾貯珍飽偉觀把酒吞英風拂劍嘯勁氣風露在大乎
在我乎窮則夷達則尹不綽綽乎漢唐諸子之麀穢當望

寫易軒記

明王禕

去瀋安縣治北五里山巒廻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愧又去石峽北五里殊佩峰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先大父昔嘗遊石峽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

太史以契家故屬禘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
悉備四聖人理奧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
之易焉有後天之易焉要其盡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
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
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旣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
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旣有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
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
復加入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爲六畫也邵子
之圖以乾爻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

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
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申卦之
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
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
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
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
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
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與太史之
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
而予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孝紋堂記

王思任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而招拂君可犯而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顧也不顧其親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證也教兒子爲諂而首觸屏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也是也而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者也蓋立名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雖著而不甚著是故嘗糞割股埋子鬻身甚至泣血毀瘠以至於宛一歎之已耳而以爲絕德奇行頌美之不休人不盡肯也非人之妒孝也以爲孝於吾親卽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當然而不知驚也且

夫孝美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義皇畫家人之卦聖人測之
以爲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而
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然孝之名自詩書昉也有不孝者
而後以孝繼之聖人命名之初有勉心焉甚不得已者也
蓋吾觀睦之乘而得友泉先生事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
不解帶廬墓三載獨建祠以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
胞晚年紋在其手曰全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
如此其著也意者其庸德隱微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
之者曾子出而友來母齧臂呼之曾子卽至云母痛而心
動也孝子之於親其神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爲天經天

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於天如此其著也天欲以先生之孝範人緣督爲經以詔之口不言而託之於書手何以書而卽書於先生之手更防其末路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之天之事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滄爲瀋邑諸生其孫王政與予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相示予不能辭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於是爲題孝教堂以歸之

縣治陂渠碑記

汪道昆

瀋安故始新縣也漢建安中吳遣中郎將賀齊以徇地至乃割欽東境而縣始新列邑卽平則析丹陽置新都郡齊

拜新都太守治始新吾宗江南始祖龍驤將軍文和自會稽遷始新令並以經始得境內守迄今廟食令兩世封樹在焉守習形家言引郭西水渠而東流遶郭若鞶帶廣尋有二深濬而潢語具守碑中蓋其隍也唐仍其舊吳侍郎融嘗歌之迄宋元豐熙甯之間故令何友直陳曩遞濬如故頃羅寇虐城壞隍淤及城祐而南壁渠而縣志稱人文代起率以治渠徵焉明興則商文毅公起瀆安三都上第而秉國鈞寓內列邑宜無如瀆安曠日陵夷置渠勿詰俛者不饜蠶食割據紛紛廬者廬圃者圃或履或茹或樹華或樹果或樹蔬於是湮者什三沒者什七天子紀元癸未

蕭令君始下車令君嘗再令東粵樹保障功上賜金進秩
既至則恢恢游必無卻不批百廢俱興較若畫一諸父老
舉手加額藉藉多令君良建安以來千古一遇也遂介諸
孝廉諸文學上渠便宜令君曰嘻因地以利民則有司事
也元岡不敏願肩任之乃操簡記案輿圖遺跡宛然在目
於是召諸齧渠者坐之庭宣言都人士賴渠久矣爾曹盧
於斯圃於斯是皆在辟獨念孽非自作職而祖而父之由
第伐而廬瀦而圃歸而利與有衆共之吾不而坐聞者幸
得及於寬政業已革心會比廬焚或謂天贊令君威德較
著民大悅服爭自舍業以奉公家令君復酌時宜與之更

始渠廣僅當疇昔之半隄廣當渠之半隄窮則梁之則又
以西郭諸山谷水東注如建瓴其盈涸可立待也藉令渠
復而水不繼將焉用渠乃闢雉潭爲西陂諸山谷水皆來
會卽龍山之麓闢東陂約下流而捍之蓄洩如水庸轉輸
如乘六就西陂築隄一東陂二修廣皆倍西乃藉浮橋田
若干畝壇塲地若干畝易民田爲陂少不足則捐祿入而
予之價鳩工伐石則市閒田以供渠修三百尋有奇爲石
防者三梁者五冬十月農隙首事明年春正月告成要以
勿亟而捷有神則說使之效也於是諸孝廉則方世德方
學龍布狀諸文學則周宗文汪士慧入新都紹介歛處士

籍漕安者鮑子良抵子碑之以紀成績予先世幸而在事
予惡乎辭在管夏后氏以溝洫而底乎成漢太史氏以河
渠而埒禮樂語其功用要以導水利修田功令君之渠邑
中視稻人之利遠矣都人士應若桴鼓則何以故哉古者
度地居民建都立邑審局面勢必協地宜自三五以迄於
今皆是物也其言演於管郭布於大江以西令君起家泰
和旁綜俯察心思日嫻乃今有土孳孳以地得民恢廓以
循其故潤澤以舉其全雖有國工無能爲役至若不費而
惠不勞而成不令而共不疾而速則諸孝廉諸文學述之
爲詳非令君宜不及此雖然此其緒餘也是役也非直襲

水土而濬嘉祥在地成形莫非至教記曰善溝者水激之
善防者水淫之職在匠人通於政矣在禮上有大澤則夫
人待於下流何所取之取諸激也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
以容民畜衆何所取之取諸淫也激之則川淫之則澤激
之則渠爲政淫之則陂爲政流行坎止因厥有常政之象
也奉此而南面吏治其有興乎且也激之則從善如流淫
之則成章後達激之則爲之者疾淫之則用之者舒士興
文民興業胥此途出是則令君之所取爾甯規規然徒爲
一澮絜長短耶彼或操拘說而絀堪輿一曲之士也溺堪
輿而闇大體一隅之觀也令君知大體矣賢乎哉處士謂

令君具文武才資深矣願司馬亟從事吾黨猶及令君親
見之兩生又言天幸溘而賚令君期月而可如將終惠百
里雖加一日爲賢予蹶然笑曰處士渠令君惟其達兩生
陂令君惟其畱夫陂不耐不渠渠不耐不陂由是而達新
安江由是而放東海上善若水則惟令君余將以是爲宜
僚併勒之石

古城義塾記

戴庭槐

古之教者序於術庠於黨而塾於家蓋士之出入詔於里
門之三老歲時從其鄉大夫燕射讀法以知養老上功之
教詩書禮樂順於四時以爲習故士不於庠序則於塾耳

自齊而心志一成才之易有由然矣後世塾不家置卽庠
序功令所爲教者升散課藝焉耳有力之家或可擔簦從
師於遠貧者席門甕牖矻矻治其經業之不暇乃徵逐間
巷蕩心紛華鮮不易志學無地若此士亦何藉以底於成
予不佞奉命出宰溇安取郡邑之乘閱之則知有古城義
塾及暇而登之則當古城之隅青溪之上崇而爲堂邃而
爲室翼而爲廂重而爲樓伉而爲門寢處庖園之區罔弗
具焉水火不虞之衛罔弗周焉閉扃以處則塵囂迴隔心
志甯謐啓扉以眺則溪山環翠志暢神怡而且丹雘塗茨
煥然在目余方嘖嘖歎賞以爲是誠肄業會友之區也青

矜輩應子誥元正元春暨諸生相揖曰此族人朝明義勸
以爲諸生聚業之所也朝明旣建是塾而又捐田十三畝
計所入之租二十石以給貧乏於是方之士咸得羣聚
而卒業焉幸公之來盍請一言以紀之予因有慨於今薦
紳大夫至貴顯不過高臺榭豐珍鼎爲一身奉安望其治
家塾割已資教族之人與里之人乎淳俗固儉樸纖嗇若
朝明構塾贍士可不謂嗜義篤行者乎聞其先有大叅顯
及封御史惟善者嘗建古城書屋以處諸子姓之向學者
亦其世染然歟汝諸生淬厲其間務底於成斯毋負此義
塾哉予不佞樂爲之記庶淳之人有風者乎

涪安列侯題名記

姚鳴鸞

邑令

仕之義行於世久矣上焉者立身行道志存乎愛民事專乎報主以兼濟民物爲己任非苟役於利榮於名而已易曰大車以載有孚在道以明斯人以之其次則建勲植業利澤加於人名譽昭於時出尺寸以垂諸未艾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人以下則受若直怠若事又從而盜之負乘之車覆餗之鼎何所不至哉之三者始雖相近而終則實大懸絕此涪縣題名記之所由作錄之者蓋欲紀其行實以爲後世勸將使後之人指其人而稱之曰某也賢某也賢其所行之事所遺之蹟足爲法又從而效之其所

以彰往考來有裨於後人夫豈小哉嘉靖癸未春三月旣
望余以入覲京師歸自舟次暇披瀆舊志因爲輯錄又見
宋有縣廳壁題名記乃餘杭俞彥與所撰今碑壞存文而
我國朝以來宰是邑者不知凡幾人而題名記則自古闕
焉惻然於中者久之旣而編採舊志得先任官自和鼎下
凡若干人因備求其字與行實厯其到任遷官俾後之人
得有所考以法其修己愛民之實灼然可據以懲夫利身
肥家之計歸以是謀諸尉胡君琬幕吳子鳴鳳司訓張君
昂僉曰可曷壽諸石以垂不朽予又謂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名宦鄉賢何代無之今鄉賢旣有題名記而名宦獨可

無紀乎戶口賦役予旣稽諸議處文冊載諸新修縣志而仕宦於瀆有顯跡者又表而出之勒諸碑石特爲題名而虛其左以俟後之君子云

魁星樓記

何夢桂

魁星樓蓋取北斗第一星以名也魁居斗爲天之樞樞所以旋斗杓而行乎周天也志斗文者爲斗前四星皆爲魁號不同而其爲魁者義一也然則取以名樓何也樓爲邑庠作也作樓以魁名崇科目也由唐宋以科目拔擢天下士其名在舉首者遂名魁入廷親策曰廷魁省闈奏名曰省魁由三學選曰舍魁由列郡薦曰鄉魁其他大小科異

等六經異藝各有魁惟廷試及第爲天下魁淳祐丁未廷
唱亞魁庚戌廷唱大魁蓋皆邑庠魁彥也以其在人爲魁
名在天爲魁象故特書魁星樓者昭其名也或謂於古無
證非也考之史志謂太微六星爲三公少微四星爲處士
奎爲武庫壁爲圖書是豈天降地出以得此名哉亦惟星
家推步舉而號之云爾苟跡其故則知魁星樓之不爲徒
名也至元丙子寇燬官舍民廬俱燼惟邑庠巋然爲魯靈
光事定僅能補葺官牆而樓久化爲荆榛瓦礫矣夫元以
武功定天下固未遑事科目然德音屢降所以嘉惠學校
者備之餼之廩而專其科役士莫不彈冠結綬以幸明時

之嚮用也線君榮來尹茲邑實董學事每奠謁事畢與章
掖周旋親履故基有志興復焉越兩年政明訟簡吏肅民
恬爰始規畫首輟已俸爲倡且寅協贊襄乃剗羊醢酒登
進諸生而告諭之衆莫敢不敬聽度力相役有差經始於
大德戊戌之某月落成於乙亥之某月有鼓維賁有鐘於
論簪佩朋集登斯樓也舉觴相慶且幸斯文之有所託也
闔辭請曰盍記諸尹日記之乃屬何某爲之記使執事就
請焉揖之進而語之曰魁所以總七星而爲中天之樞也
學校所以風四方而爲萬化之樞也推其極致蓋將齊七
政乎泰階躋至治何莫非魁之功用則亦何莫非崇道之

利澤哉茲蓋尹君作樓存名之微意也二三子拱手曰命之矣以復于尹尹喜而起曰旨哉請遂爲記

重修尊經閣記

商 輅

涪安縣儒學明倫堂北景泰間肇建尊經閣以貯聖朝頒降大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諸書落成且久說者謂是閣基構偏西與堂之中弗相直非制之善蓋閣東舊廼民居勢使之然欲拓其地遷正之事在爲邑者率因循弗果已而督學憲副劉公鈺按縣因典教彭公英及諸生之言屬意遷改適新令王君衡下車欣然任爲已責捐俸倡義士皆樂助遂市閣東民地闢而廣之壘之使高築之使

堅石其傍使固卜日遷正俾與堂等修葺漆飾視舊有加
偏東得隙地復建樓三間以資遊息直前建兩廂以便肄
業於是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重門軒豁入窻明朗之中典
墳盈几牙籤滿目閣之外峰巒環拱如屏如障風晨月夕
衣冠登臨可以滌煩襟消塵慮使人神閒氣定心靜神怡
誠學宮之偉觀也僉謂不可無述典教走書徵子記子聞
孟軻氏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士之所
學者正心也正身也推而行之正家也正君也是故跬步
不離於正也况藏焉修焉之所而可弗使歸於正乎是宜

憲副主之賢令成之舍其故而興是圖易其偏而中是適於是觀者有所感發學者有所新起雖弗歸於正不可得矣雖然此士之得於外者也若乃闕之所尊者經也經之所載者道也尊經所以尊道也是故道以修身非經則道無由明何以爲修身之本乎道以治人非經則道無由顯何以爲治人之本乎古管聖賢之道弗行於當時而幸傳於後世者刪述訓釋之功經所由成也我朝列聖之道不冒於當時而垂裕於來世者闡明表章之功經所由盛也士生文明之世沐教化之恩固宜朝此經暮此經使正心正身之政無不盡而正君正家之要有所資夫如是則道

不在經而在我矣然則尊經之爲閣也豈徒然哉今茲遷建之功豈小補哉用書以爲記王君稷山人由進士爲令勤敏清慎其所造未可量云

國朝

浮橋記

方象瑛

涪以南爲青溪與遂壤相接農末紛互終日行不絕溪之有橋也聯舟爲底而加板其上縻之以鐵縵民稱便者久矣然往往水發則牽引着岸得以永存不廢今十有八年歲屬己未水夜至不及防橋竟爲所驅而莫尋其跡時時斷梗浮草間鐵索爲數段沉水

中若蛟蛇乘舟涉險渡者患之荆南胡公始蒞涇詢
民瘼之急念濟川之艱割俸徵材爲士民倡上慈下
勇人神咸赴不數月輿梁告成遠近歡喜耄稚興歌
山北暨南共得舟三十有六板五百片新舊鐵綆長
百餘丈自春徂秋月六之督理者四人運斤斧者百
五十餘日始終之費用金五百餘兩豐約中規次第
咸舉人勤而不煩事帖而無怨督責未加而成功以
熙爲民如此豈非仁者乎時子遠在京國涇人以書
來囑記之且刊其事置海公祠中海公者名瑞涇之
賢令也祠在南山下子因歎曰夫設官以爲民也國

家自台輔至州牧官雖尊要與民遠其間獲親見百姓疾痛疴癢相關者獨令宰耳顧其人每視爲傳舍用鍥急之功而於一切利害之關乎人者率置焉弗顧卽或顧之矣無過黽勉從事而已其於實心爲民者甚少噫嘻民將安愬乎抑豈父母斯民之義歟今觀公之所以利民與民之所以誦公者甯有假飾於其間耶夫居官苦不爲民爲民苦無其實爲民而出於實則雖微必感故夫一橋之細數月之功耳能使入言之不盡思之不忘而欲躋其事於前賢之列以相與傳播於無窮況於其大者詳者哉其所感竟何

如矣公從是勤而不怠大而能溥履險而益貞見難
而無阻則其大且詳者并將及天下豈惟滄人感之
乎余故爲審詳橋事以告滄人而復慤慤於公者凡
以公之仁固有不止於是者而思爲之一再傳於靡
窮也已

新安烈婦葉氏碑記

徐 暘

烈婦葉氏新安洪志達妻也歲順治丙戌有游騎踰
富嶺突至達夫婦隨居民奔竄騎追及之達中箭死
艷氏美挈擁馬上至石嶺氏見疊石嶙峋峭壁數十
仞俯臨深潭遂奮身投崖下死焉騎驚歎久之馳去

時烽烟中宗人覆以淺土越月而殯氏容色宛然生
面鄉父老至今能道之嗟乎生死之際未易言也居
恒語綱常節義之大多慷慨自負一旦臨利害不隱
忍偷活者有幾葉氏一艾婦耳能視死如歸與南宋
時王貞婦後先比美抑何偉耶讀金石一生心之句
清風嶺與石嶺可千古並傳矣里人謀鐫其事久而
未舉致曠古奇節湮沒未彰心竊傷之夫忠孝節烈
天地正氣所鍾其人未易數見時或有之又幸際
非其地無識者爲之表彰僅與愚夫愚婦之死無足
爲世重輕者等耳吾鄉夙號仁里雅崇節義葉氏之

死於茲土不可謂非幸也然則彰潛德發幽光豈異
人任耶今卽未能纂輯芳軌上之

朝廷登之史館亦何忍使殉義全節之貞等諸愚夫愚婦
終湮沒而不傳爰謀諸衆勒石於厓以彰不朽俾後
之東西行者宰相謂曰此葉氏靖節處也不亦凜焉
敬肅然動知彝常風化之不泯而采風軒使將藉爲
珥筆先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貞烈祠記

方象瑛

錫公園池數畝在茶坡江上青峰四照寒碧淪漪令
人起風木之悲於是錫公築祠於園西奉母氏之靈

焉名曰貞烈紀實也當明季之亂潰兵行劫母氏避
山中恐見辱卒抱書赴火而死其事載郡邑志中迄
乙卯錫公舉於鄉上其事於朝方編入史書余不敏
旣爲之傳四方名士相咏歌錫公乎亦可以慰母矣
顧錫公哀慕不已日夜向祠中涕泣若生時狀余來
謁錫公錫公曰子記之余唯唯應曰夫何記余旣爲
之傳矣四方日益播銘誄詩疊聞何記無已請爲
兄記哀吾見兄循行園中瞻山則誦岷兮之什臨水
則憶江中之魚野草青青則動劬勞之思林竹成竿
則垂供笋之淚片雲方翥故多遠望之懷寒鴉晚集

亦興返哺之慕舉凡園中所有一草一木一晴一雨
無不爲追思與怨之所錫公之哀亦至矣然予觀錫
公方讀書思所以報母者實大且遠匪直畱連隕涕
而已於是錫公收淚謝酌酒江上瞿然話別

貞烈祠碑記

萬言

余自庚申秋承

旨入館獲從翰林諸先生後執明史編纂之役所分撰者
自明莊烈帝本紀諸王世表部院大臣年表正統後
各朝名臣傳而外又有列女一傳子取十六朝實錄

崇正長編兩京名省府州縣志及諸家文集繙閱之

其間節烈之女不下萬人採其尤奇尤難者得三百四十餘人上之總裁而淳安方夫人在焉夫人項氏諱淑美錦溪里人適茶坡方公希文方公好學能文多蓄古圖籍丙戌之夏方國安潰兵掠江潯數百里無甯宇方公避地西坑牙籤萬軸悉載而往結茅十數楹以居會幼子病疹方公延醫百家坪夫人與一姬一婢處是夕兵突至縱火肆掠將及其廬婢挽夫人衣欲與俱出夫人正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若不能死可亟將稚子去於是婢倉忙以被裹幼子而逸時姬已先去見火熾甚復

入呼曰火已封舍比落某某皆匿他所奈何弗出夫
人不應惟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
逼書盡焚夫人遂卒諸避火而出者多不免賊退方
公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然問婢得其狀呼
妻一慟灰卽散乃收骨瘞先兆云余所得於淳安新
志方霞莊文稿者如此方余之傳夫人初不知爲誰
氏母也比歲壬戌同門方錫公瑞合旣雋禮闈以畱
待殿試翱翔都下過余索覽明史諸篇讀列女傳將
終忽嗚咽流涕曰不意吾母慘死乃幸爲君子所收
也余驚問知狀爲之太息良久方子遂以貞烈祠碑

爲請將因需次餘暇築室祠夫人青溪之上伐石大
書以垂之永久焉余觀夫子之繫坤以臣道妻道並
稱則臣之爲君保國固當如妻之爲夫保身也乃國
安身爲大將不能摧鋒陷陣衛此未喪之師而顧逞
其兵威流禍國土其視夫人之守身不貳甘灰燼而
如飴者相去甯有等級乎今夫人幽貞旣闡吾儕之
載筆者且藉以芬其齒牙而國安亡國俘囚不旋踵
卽蒙顯戮以此知泰山鴻毛之別所爭止俄頃間人
亦何苦而爲彼不爲此也然則後之過夫人祠者不
特景思芳烈卽有明亡國之故亦可考而知之矣

小嵩山下泰伯祠記

吳貫

雲坡之小嵩山左則玉屏作其翼右則金山扼其衝
南有小釣臺臨流擁立迤邐而東則石鼓巉巖儼若
遙峙之狀而突然直上秀峰凌霄漢者乃小嵩山也
嵩山下舊有泰伯祠爲宋咸淳中進士吳公攀龍所
建扁曰至德從聖人贊也明宣德正統間封翁吳晉
吳士才重整新之肖以像歲時奠祭焉嗣後僉事吳
公欽以子姓蕃衍祠隘不能容乃稍廓其規模輪奐
一新益以延陵季子公札監倉公堂配享於旁其亦
追遠之誠孝思弗替者歟由明及今廟貌如故邇來

復廣積穀爲世祀計以其餘更加潤色享祀從豐春秋各有常期合子孫拜祭於其下非獨崇祀典已也以聯族誼以申鄉約不孝不弟有罰不安生理私作非爲者有禁葢厲廉恥敦禮讓欲念爾祖而修厥德也若云神道設教縱嵩山有靈其敢信爲然乎否是爲記

廣孝處記

張三讓

邑令

廣孝處者卽義塚之別名而余新定之額也義塚而稱廣孝者何因人之無子而死者與有子而不能葬者故捨地以葬之又念人之不能自墳者不可勝數

故又多爲其所以葬之也夫人不能以自墳余多爲
其所以葬之而謂之孝焉可乎予意若曰上世嘗有
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聖人惡其迹
之不孝也制爲葬禮以埋之以發其仁人孝子之志
而後人得全其生寄死歸之理然則是名也無非推
余之孝思以及人者也不謂之廣孝可乎今者承乏
涑安昨歲旱魃爲虐民之饑而寒者余雖煮粥施賑
猶恐不免溝壑之憂瘞骸埋骨屢余念焉其能已廣
孝之舉哉嘗按涑之義塚僅有南溪一處而已余今
擴而五之於是縣西之果園有塚渡市港口二鎮有

塚茶園永平二鎮咸有塚捨地共計若干畝庶幾枯
骨之藏星羅碁布非但如王文成瘞旅龍塲已矣於
是樹而封之甯遂能無愧於仁人孝子之念亦僅免
於委壑之忍心焉耳不然斤斤焉第行故事則等之
敝蓋埋馬敝帷埋狗之細事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
哉

鼎新大成殿記

方元亮

程明道先生宰扶溝日有曰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
之興廢繫焉蓋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人民安其生
家樂其業若逸居而無教可乎所以必設爲學校興

起其爲善之心以適於禮義之途然後臣報君子報親父兄之所訓子弟之所率無適而非天性之自然慈孝恭從莫不各盡其道父母斯民之責得以稍慰

今

天子文治攸隆雖窮州僻邑莫不有學然而極興廢不同之致者則視乎爲令者之所施也竊見今之爲令者矣誰不知功令首重教化然有其言而心不屬則人得以窺其心之不誠而服從者寡有其心而事不至則我無以集其事之當然而成功爲難甚且遇頑梗之徒則令格而不行值僉邪之士則陽奉而陰違嗚

呼不從本原以正之雖曰興仁教化吾未見其有濟也夫教之本原端在學校矣然學校之地外無以肅其觀瞻則內亦無以輯其心志文廟者乃觀瞻之所繫卽心志之所趨也苟爲令者漠然視之而不惜卽惜之而以爲具文而苟且卽不敢苟且而或爲一事而輟一事皆非所以重學校之本原也惟吾邑楊侯蒞任七載善政所施惟在化導斯民興起禮義之心倦倦加意不啻至再至三焉嗚呼可謂知所本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况一邑乎古之君子所謂善教者通於此而已楊侯甫下車

捐金建義學所以造士也構講約壇所以化民也改
濬泮池兆蛇龍變化之祥造櫺星門復禮門義路之
舊更從諸生請鼎新大成殿其用心於教爲已至而
其致力亦已勤吾邑素號理學名邦文教之盛甲於
兩浙今得賢父母尊崇文廟以作養學校將來風俗
醕而人材復於古皆栽培力也侯諱廷傑號倡九雲
南人由庚午科登賢書會試屈乙榜例得授縣以母
夫人年高多恙不敢遠離降就教職俾沾祿養侯盡
心訓迪卽以卓異遷涑安管忠介海公亦起家南平
教諭陞涑令其實心行事與侯前後同揆此亦涑安

文治之一大運會也哉同事教諭章錫範訓導孫仁錫典史于永祚公正陳兩序例得並書是爲記

淳安縣鄉約所碑記

汪 澐

鄉約國家著令也所以教孝弟示敦睦厚風俗正人心也蓋卽古者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之遺意我

皇上聖德隆盛久道化成頒鄉約於天下歷有年所而其後視爲具文者蓋亦不少淳安土風素樸耕稼之利有以自給邑令楊君敷和於民念宣講

聖諭奉行無地非所以敦教化也勘有城西憲司舊址捐

俸起棟三進前奉

萬壽牌後爲 關聖行宮中爲講堂樸斲丹雘煥然一新
朔望宣講邑之父老子弟咸奔走歡忻拱手而聽易
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蓋德必待鼓舞而後興也明道
曰臨民者使民各得輸其情蓋欲下之情通於上而
後下無不順之治無不化之民也噫以君之宣約合
於其爲政可謂有道者與君以名孝廉起家爲令文
章早重於世子奉

命視學來茲土悉其治行尤詳今涪之人士欲鐫石於鄉
約之所以志不朽而請記於予予幸其政成將羽儀

於

天朝而憂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慰請者之意以告來者
楊君諱廷傑字倡九滇南通海人

重建城隍廟記

袁維熊 教諭

古先王以神道設教制爲祀典有能捍大患禦大災
者則祀之郡邑之有城隍司蓋受明命於

天子凡疆域中以時寒暑以祈風雨以介稷黍以穀士女
實耑職焉而守茲土者間遇疑獄弗得雪往往假神
舍爲治獄都亭而奸民怵於電威多恍惚竟以情告
此於神道設教悍患禦災誠有倍絕恒萬者涓爲始

新舊治雉潭澄其西龍山枕其北梅花峰獨當南面
臨江五萼秀出羣山而城隍廟地連學宮隆隆高阜
遙與五峰相對蓋縣治之勝直可攬而有之乾隆十
有八年予秉鐸茲土瞻禮之餘壯其堂寢門廡規制
甚偉然而椽棟久則折丹青久則淪破瓦漏痕視之
心怦怦動焉詢諸故老乃知自康熙四十七年溫郡
司馬徐公攝篆時鼎新之今已四十餘年矣會邑侯
趙公方首義爲倡工未竣旋改教職去新淦劉公甫
下車卽以廟工落成爲已任而邑領宋君暨都人士
咸踴躍襄事其鳩工庀材出入綜核諸務委宋生士

超邵生鳴春掌之而副以朱子國標艱瘁冗雜弗辭
惟事事乃其有備始於癸酉春暮成於甲戌秋初裱
棟丹青都歸整頓見其堂則加而崇矣寢則加而邃
矣門廡則加而侷且敞矣自是神慶攸居民安錫福
其於神道設教之意宜不無少助焉既落成朱生請
予記顛末予惟神爲一邑之保障廟兼一邑之形勝
自官逮民並走羣望在秩祀中最爲典要茲克修舉
廢墜甚盛事也事固宜書抑是邦中所當次第就理
者尚多有之子願偕生數輩從當事之後矢公矢慎
以懋乃勲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請執筆

虞州府志

卷三

三

以族

嚴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序 雜著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唐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嘖
與虎邛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
性結冷汰以爲質照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
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
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道翁諱況以
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驟
成其磊落以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所排爲江南郡

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
仙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
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
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
後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
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
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
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政事錄序

明海瑞
涇邑令

君子何爲而仕於人哉天生一物卽有所以生萬物之理

嚴州府志卷之三十

藝文 序 雜著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唐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
與虎邛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
性結冷汰以爲質照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
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
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
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驟
成其磊落以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所排爲江南郡

丞累歲脫屣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
仙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
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
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
後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
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
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
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政事錄序

明海瑞
淳邑令

君子何爲而仕於人哉天生一物卽有所以生萬物之理

故一人之身萬物之理無不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舉
凡天下之人見天下之有饑寒疾苦者必哀之見天下之
有冤抑沉鬱不得其平者必爲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
仕之所由來也然君子居窮應一身一家其事易及應舉
入官事爲輻輳人爲姦欺日臨於前而不能操吾明且剛
者以應之謂能應事之善不可也且身當利害得喪之衝
始於執義終於舍義隨俗賓客之愆憑室人之交謫始於
爲人終於舍人爲己初仕良心擴充之未能私心牴喪而
可哀可忿之在民者與我不相關矣吁仕云乎哉瑞自海
濱入中州知涇安縣事初閱冊籍民之逃亡者過半問之

則曰億困不能堪賦役樸直不能勝姦強而予之惻然痛
矣剝民以媚人多科而厚費而吾不平之氣憤然生矣問
識者以所處之方則曰在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
爲也甯可刻民不可取怒於上甯可薄下不可不厚於過
往彼自爲一說而不能當於予心也嘗欲自爲一編以紀
錢糧以節財費以酌事便使溇得戶曉焉吏不能緣爲姦
民得安其業樂其生子亦得以常目在之儼有師法而又
私念秀才發軔仕途知識有幾將筆復輟遲疑三年有奇
矣壬戌入覲於歸道中反復思維恍如有得因取故籍參
考博訪以訂所思自信或可以究竟利弊粹乎聖賢中正

之道公已公人之理我祖宗朝頒行畫一之制一毫世俗
之論不與焉民風士習藉此發明同心而易向或有在也
夫彼上司彼過客萬物之理賦予於造化猶之我也獨無
爲民哀忿之心哉時乎爲已見已不見人一覺悟焉而同
歸於道矣政之大者曰政政之小者曰事因撮其要名曰
涓安政事錄予曩家食著嚴師教戒以警昏怠今政事有
記亦嚴師教戒意也諄諄然欲吾民去其競利爭勝私已
罔上之故而以善新焉是亦與吾民爲嚴師教戒也益已
益人舉於是冊賴之其可得而已乎用是梓之復爲序以
告吾民使知是編之意

國朝

青溪先正詩集序

鮑

楹

訓導

青溪割歛之東偏而邑爲浙上游其地崇山邃嶺千
溪萬隧泄雲雨而饒產殖固扶輿清淑之氣所磅礴
鬱積之區也故多英傑瑰偉之士出乎其門自宋南
轍迨明盛時二百年間鴻儀豹蔚之徒駢肩累跡指
不勝僂彬彬乎盛矣於時沉酣道術枕漱經籍崇先
而啟後則融堂蛟峯爲之魁詞宗冊府含章吐藻秀
發而挺生則警齋潛齋山房元同介夫之屬爲之長
至於脫屣榮利違俗高蹈則道原愚泉大年仲山諸

公氣節狷潔固罕及也奮躡風雲乘時利見則素菴
敬所原一許村吾溪諸公勲猷炳曜尤難跂也楹猥
以庸虛司訓是邑山高水深景仰前哲興千載之思
然其遺文舊集多半不存又或傳刻失真移易面目
幾令聲光闇然風流頓盡僕甚惜焉課讀之餘勤心
採輯於是故家子孫間出所藏以相示而道原元同
大年諸集一皆覆醬瓿障緯蕭之餘漆污油漬編絕
紙弊不可竟讀爲手自謄寫正其譌謬不可意解者
則仍其舊本以闕疑不敢輒爲刪改彙集所得總爲
一部題曰青溪先正詩集且夫天之生材於時與地

豈有所擇哉其蓄積成就必有自矣試取是集讀之
鴻文駿業管之聲施不朽者吾之高曾族黨媼戚也
某水某邱管人之所賦咏釣游出入杖履者吾之里
居巷陌也歲時風物禽魚藹木昔人之所俯仰寄託
者吾之寢沐宴嬉耳縈目擊也詩可以興而教人之
法必自近而與競者始此邦之士其有讀而思感而
奮者乎庶幾先哲之爲懸鵠而茲集之爲嚆矢也是
爲序

重修邑西文昌閣兼興義學序

王嘉植

郡司馬

今使居官仕職苟有利於民而爲之真長吏事然子

愧未能也及來攝瀆篆召父老問便宜所行惟南渡
浮梁最急已分俸爲造舟倡令無病涉者聞日過邑
西文昌閣行朔望禮見其雲林四匝瀦泉爲湖大足
延賞旣升閣入窻洞豁遠近諸峰都來襟袖間因徘徊
久之顧諸生究所從來知此湖爲太和蕭令創開
西蜀楊令因山建閣以爲會文講道之所自是以還
賢侯下車輒相過從執經課藝臨流賦詩嘉與整緝
厥惟舊矣然余特怪此閣上漏旁穿且壞不治而文
昌出天官書斗魁戴匡係貴人之宮祿命攸司實爲
百里文章宗主前賢雅意庸可漸沒諸生因數數以

請且指示余閣後空地大足構舍可廣招同類懋造
人倫余乃周覽上下慨焉興懷仰惟

今上好學隆儒近數十年來凡各省郡縣莫不承流建創
書院迎師誦說惟恐居後而瀆獨缺如未備毋亦有
司之過與今此閣旣占據名勝其餘隙地頗足營繕
因倡義館以招來學此真百世之利也且余歎瀆處
睦州上游風氣樸茂兼餘采藻有蛟蜂文毅之徒倡
導於前人民秀越大異邊鄙俾後童冠有所詠歌相
答日征月邁以漸被於有道共登游夏之堂丕振伊

洛之緒羽翼聖經聿宣王化則絃誦之音可通閭閻

而將相之器上應星宮豈啻百尺巍樓凌霄插漢藉
爲談宴之資而已哉於是諸生唯唯大喜斂財鳩工
不日斯作而余亦捐薄俸以佐令與南溪百丈橋次
第奏功非曰能之庶幾無愧長吏耳

嚴州救災圖序

方黎如

乾隆九年秋大水嚴郡五邑一所罹其災而建德淳
安爲甚淳安又甚焉蓋郡接新安江上游與歙州趾
錯十丈蛟翻難始於歙而新安江形束壤制無所發
其怒則橫肆旁擊凡居民緣江而近者夜半壑移包
廬舍破墳擲決田畝壞祠廟挾之而走屍骸撐拄人

鬼雜糅放溜如鳧鷖蔽江而下環數百里無際微聞
水中有嗚咽聲而不可沒拯時七夕前數夕也顧念
災雖甚特郡之偏邑耳其在浙西東如黑子之著面
迴視數年以往淮揚間情形差有間然疑無足過厘
宸衷者然乃飛章一達

巽命謫申繪圖不待於監門矯節無煩於長孺大啟帑庾
假之便宜方維大臣思所以稱

上德意則又布爲章程度室而乞之緡錢計口而賦之廩
粟恐贅聚也則分里而授之恐守株也則期會以要
之恐中飽也則遣幹吏監臨之恐詭請也則嚴保甲

識別之始而啖之糜則魚不索於枯肆矣繼而給之種則田不卒於汙萊矣而又有百堵之作則丁壯得以食力矣而又有三月之展則來牟得以續生矣拯溺者濡至纖至悉凡富鄭公青州之所行趙清獻越州之所議變而通之一切具舉卒之沮洳旣去踰年而麥與禾俱大有秋以生以養漸還舊觀傳所云陽感天不旋日者此也往者康熙壬戌己卯間水厄嘗兩見告矣刻其漲痕所至較今茲什不及二三而按之故志亦無有然則無異變而成功大例之太史所錄固當特書而以區區郡邑之偏災糜金錢至六萬

二千三百三十縉有奇庾米至二萬八千一百十三
斛有奇湛恩汪濊未有前比而自督撫監司下逮諸
守吏星往星還不遑啓處唯恐有一夫內溝上負

天子者吾儕小人沐浴膏澤歌咏勤苦甯可忘所自耶是
用條舉件繫摹畫之而聯爲巨軸蓋痛定而思當痛
姑以志其崖畧焉恭惟

聖主愛養黎民淪肌浹髓至深且厚而諸賢臣之經緯密
勿則又所謂一點靈臺丹青莫狀也謹叙

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唐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旣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

日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
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
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
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
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敝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
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
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
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
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

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恠發鯨鏗春麗驚
耀天下然粟密竊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
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
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
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惋佛老氏法潰聖
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
非是任爲身耻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
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
久屯無功固澗將疑衆懼洵洵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

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燾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
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
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
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汙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
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
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鬻倖
臣之銜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吏部尚書先生與
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
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
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

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
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
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
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
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
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
奈知之悲

贈青溪徐陟文

宋楊時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足以立
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

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
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
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
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邱園而損者養之得其
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時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歛之善
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物外之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
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
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水處乎
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
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

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邀過情之名秉不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予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古之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余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歎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睦郡青溪徐彥陞善爲文章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

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彥陞
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
與彥陞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
嗚呼其尚以爲戒哉

賀蛟峰先生提刑江東書

文天祥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於閣下書上未幾而公歸
石峽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瞻望雲山臨風切切某茲者
恭審升撰祕邸宣威直指西臺與政蓋嘗試穎濱之文東
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懽傳恭惟某官
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

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
不均宏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馳
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中詔在道
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惓惓
芝山父老迎擁星輅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門
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憶程君守夫書

明
王守仁

於戲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
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
通家之誼宏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

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辰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葢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益恭其在家庭雍雍於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麤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旣歿予亦入仕往往以麤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

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
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
時莫能有以聖賢之學啓之者其怡然順道將如決水之
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
不可作矣君之子太學生焜致君臨歿之言欲予與林君
利瞻爲之表志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志已無所
及則爲書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交遊馳逐之好而
已

海忠介公傳

李 贄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

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
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
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可尊且難而
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媸媸不舉其
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涪安令涪
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
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
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
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
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民撫字下意甚

悉竟日散去涪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涪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涪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觔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涪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累我輩矣
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
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
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
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元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
下大計謂興土木勞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
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
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
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
動者畱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

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肅皇帝崩莊
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
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
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
宰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黜
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
江匯震澤入海滲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
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
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
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

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

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
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
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
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
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
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塗累
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義僕阿寄傳

李 贇

阿寄者涪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

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及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微緼掩

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淳安清丈記畧

王行健 邑人

國家之賦稅出於田畝田畝之多寡悉於版圖然年遠籍湮有隱佔卽有賠累有衝漲卽有虛稅清丈之係民生休戚大矣哉第豪強侵隱有產無稅者惟恐其丈若先富後貧之民產已罄而糧未盡去糧或輸而役未盡除此虛稅之家不特苦賦也抑且苦役故惟恐其不丈也明神宗初年江陵當國請行清丈始於八年庚辰以十年壬午竣役知邑事者顧公雲也本朝議行以艱煩旋報罷越今八十餘年舊籍淆亂豪猾巧避姦胥上下其手又以前此丁亥秋圖冊被毀併

府籍亦罕存者民望丈量視他邑尤急也抑視他邑尤難也歲甲辰邑侯趙公恪遵憲式命履畝而丈務與民休息期足原額而止山源水濱有漲沒酌量蠲之卒歲丈完魚鱗冊解司簡明冊達部嗣則歸戶急矣如或憚繁劇僅取舊籍而更其名欲公務速竣易易耳侯獨軫念民瘼慮丈正之作姦吏胥之骫法也欲吾輩董其成而屬庠友分任之昔劉士安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勾檢細事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侯殆倣此意乎健於丙午九月至邑維時置局於城隍廟遴在邑庠友八人釐剔之拈闡責成無

旁諉也取魚鱗冊與歸戶冊面同磨勘畫一果無訛
隨令依原分圖甲人戶摘歸而彙成冊爲黃冊張本
防改易滋弊也初共事同袍多人尋上公車僅健與
商岱瞻相終始焉餼脯之供皆給於官不以滋擾而
侯聽政之餘卽詣廟諄諭總公正暨各役加毖無少
怠有爭訟卽廟除爲嘉肺秉公立斷之侯於國計民
生殫心力施實德如此越丁未孟夏始告成事繼自
今版藉清釐虛實可考由此爲造冊權輿守而弗失
賦不虧額役不偏累貧富樂輸報最亦易也不永頌

昇平盛事哉侯蒞吾溇嘉惠滋多此尤福澤之大者

史稱海忠介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俾征徭
不至重困以爲美談侯且與之方駕矣不惟嗣績顧
侯也願今後神明之宰悉如此實心行政正己率下
則治法與治人均足千古而瀆民猶虞凋敝乎健躬
逢其盛敢因裒闔邑之總而志其畧焉時爲康熙丁
未之仲夏月

百五歲老嫗

方榮如

嫗陳氏本漁舟婦漁舟凡九姓男來女往世婚媾如

朱陳村相傳故陳友諒水軍也友諒敗死水軍散走

東下其後雜隸衢婺睦三郡爲舟師所隸之郡官給

舟符相檢校其名曰郵稟且徵庸焉匝一歲而更嫗
舟隸於睦故今爲睦人嘗有子先是康熙庚子逐大
軍火伴之閩中充廝養卒爾後消息不相聞嫗無所
歸依外孫以居外孫亦九姓漁人也久之外孫死復
依其離孫浮舟往來生前明崇貞四年辛未迨今雍
正十三年乙卯蓋百五歲矣眼目廢枯面著黑子斑
斑然蓬髮寸許斜拂題然尚善飯有齒決乾肉間猶
佐篙師一理楫云又頗解道革代間事始嫗年滿百
郡侯蔣公欲表以人瑞嫗持不可前謝曰官置之婦
八九十歲時蒙

恩例給肉帛方以名上里胥橫指公費錢凌雜百端狺狺
相索其後所得不如所亡今

恩賜彌渥卽所贊滋益多吾無食無兒一婦人安所各一
錢顧里胥終不肯但已如且暮來者老婦且不獲死
所矣願官置之俾老婦得苟過時日卽大功德高浮
圖言已欲以首捨地蔣公急止之好語曰誠有是然
我在不復令若憂里胥也卒爲申請如例且月給粟
肉云余悲嫗之遇所謂壽者憺憺久憂不死顧其言
類有知識者而蔣公哀此斃獨一破崖岸以副

聖天子問百年至意事皆可書非徒誇其六百六十甲子

爲美談而已

